

音乐之爱

走进大师们的世界

[美] 迈克尔·斯泰因伯格

[美] 拉里·洛斯 著

童之月 译

FOR THE LOVE
OF MUSIC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音乐之爱

走进大师们的世界

〔美〕迈克尔·斯泰因伯格

〔美〕拉里·洛斯 著

童之月 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字：01-2015-474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音乐之爱/ (美) 斯泰因伯格, (美) 洛斯著; 童之月译.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143-4458-5

I. ①音… II. ①斯… ②洛… ③童… III. ①音乐—基本知识 IV. ①J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318871号

Copyright © 2006 by Michael Steinberg and Larry Rothe

FOR THE LOVE OF MUSIC: INVITATIONS TO LISTENING,

FIRST EDI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6.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著 者 [美] 迈克尔·斯泰因伯格, [美] 拉里·洛斯

译 者 童之月

责任编辑 张红红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5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458-5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序 言



少数几章除外，其他各章最先都被旧金山交响乐团编撰的音乐教程所采用（有的形式稍稍不同，有的变化很大），因为多年来我们在这家乐团兼职，拉里·洛斯始于1984年，迈克尔·斯泰因伯格始于1979年。

在美国管弦乐团编著的教程里，旧金山交响乐团所著的教程与众不同，因为每月都要留出版面，用相当长的文字来写一个专论，选题几乎都依作者兴趣来定。文章针对受过教育的普通读者，并非专业人士。我们的原意是传播音乐知识，我们的目的是雅俗共赏，也就是说，希望凡是我们知道和喜爱的音乐，也让读者知道和喜爱。时光流逝，我们写下的文章何止一二，后来旧金山交响乐团的首席双簧管威廉·贝内特建议我们结集成书。贝内特是优秀的艺术家，为人极聪明极有趣，是个大好人，他的意见你不能不严肃对待。我们很高兴听从了他那使我们飘飘然的建议。

我们要感谢旧金山交响乐团为我们提供写作的机会。这种论坛形式原来是彼得·帕斯特里奇的创意，从1979年到1999年，他担任乐团的执行团长。彼得喜爱音乐和文字。他鼓励我们，说服我们，而且出于友谊还要推动我们，反复逼迫我们。他输出的动力使我们备受鼓舞。我们在写作中时刻不忘他的信念：读者应该了解音乐，越多越好，要选择一种形式，不仅为读者送上一般的事实，还要送上尊严。我们有幸从彼得的继任者布莱恩特·艾辛克那里得到了同样的关怀。当时交响乐教程成了濒危物种，正被人“阉割”，用现在粗俗的话来说，被人遗弃，所以我们尤其要庆幸能在乐团供职。因为乐团里有人相信，我们的读者是智慧的、好奇的，他们或是天生拥有对音乐执着的喜爱，或

是想从那种挚爱里寻找意义。

我们尤其要感谢布莱恩特·艾辛克，因为文章成书之后他大为高兴，他还以慷慨大度的姿态同意我们再次出版原先为乐团所写的材料。在过去的30年里，旧金山交响乐团真的很幸运，因为有下面的人在乐团当家：艾杜·德·瓦特（1977—1985年）、赫伯特·布鲁姆斯泰德特（1985—1995年）、迈克尔·托马斯（1995年至今）。他们每个人都能深刻理解最后要靠音乐说话，但他们同样意识到，文字能帮助读者和听众走入音乐。我们感谢他们的关怀和鼓励，一如感谢他们的演出，他们通过演出还在继续探索音乐领域里的无限风光。

书中有些文章写的是旧金山交响乐团的演出和事件，成书之前我们做了修改，还有一些做了更新。为了不使文字固定在一时一地，我们在文中总是变换话题，但文章因事而发的特点依然未变。如，写“神圣”和“亵渎”的一章，原来是写1997年音乐节的，提到的作品也是音乐节上演出的，但这并不是说，“神圣”和“亵渎”的概念就是由那些作品来体现的；正如《寻找白鲸的三个美国作曲家》，重点写了三个人（查尔斯·艾夫斯、约翰·克里利亚诺和约翰·亚当斯），当初文章刊发的时候，他们的音乐正于1991年11月在旧金山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上演出。因为文章写于不同的时间，所以有些故事和想法出现不止一次。我们之所以没有删掉这些重复的文字，并非出于大意，而是觉得每个故事放在那里都正合适。

由于管弦乐出于西方的居多，所以多数的文章写的是西方的管弦乐。即使在欧美管弦作品的范围之内，我们讨论的话题也不够宽泛。读者能发现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音乐方面。不过，我们的话题还是要比各章题目所说的要宽泛一些。音乐及音乐如何滋养我们，是我们讨论的话题。在此我们也要坦白地说，我们的热情难免要左右我们的判断。各章是根据内容安排的。每章之后都留下了作者的名字。

我们在上文提到几位帮助我们出书的人，这里还想感谢我们的妻子。她

们因为对音乐执着的爱，阅读了书中不少的文章，一次次将心声送与那古老的真理：写作是没有终结的。那些年我们在旧金山交响乐团是幸运的——用更恰当的语言来说，是幸福的——因为我们能与凯瑟琳·卡明斯共事。凯瑟琳是教程的责编，但是，如果就说她是我们的责编，那岂不是既没有提到她毫不留情的智慧，也没有提到她的友谊和关爱。她用一丝不苟的精神改善的不仅是我们的作品，还有我们的生活。我们还要很幸福地承认其他人的支持与帮助，卡伦·安米斯、斯特拉·艾文斯、卡西·布朗、K.C. 康基多、罗伯特·古特、马格·海吉特、莱尼·哈克特、芭芭拉·海曼、琳达·卡特威克尔、拉夫·洛克、加里克·欧莱森、赛多斯·斯派、帕特里克·斯帕斯、卢娜·斯坦纳、马库斯·斯坦因、简·斯瓦福德和詹姆斯·尤茨。我们还有幸得到牛津大学出版社编辑塞尔敦·梅耶的帮助与鼓励。还是牛津大学出版社，我们的谢忱要送与乔琳·奥桑卡、贝奇·迪杰修、诺曼·赫斯奇、帕特森·兰姆和吉姆·罗宾逊。我们还要感谢每一个人，倘若有些人我们没有提到，那我们在这里请求他们的原谅。所有在这个项目里出过力的人，他们再次使我们明白，没有他们这个项目是无法完成的。但我们在此承认，书中的瑕疵都由作者承担。

迈克尔·斯泰因伯格，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

拉里·洛斯，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

2005年6月

目录

序言

一、序曲

我是如何爱上音乐的 / 2

入门：教授的遗产 / 11

二、创造者

再论莫扎特 / 18

怀念罗伯特·舒曼 / 24

神圣的，亵渎的，音乐里确实有沙子 / 31

弗朗兹·舒伯特：“一大笔财富” / 36

邂逅勃拉姆斯 / 42

勋伯格、勃拉姆斯与伟大的传统 / 51

一流二等的作曲家 / 56

西贝柳斯和马勒：还能谱写音乐吗 / 63

怀念拉赫玛尼诺夫 / 70

埃里希·沃尔夫冈·科恩戈尔德：沉思 / 77

柴可夫斯基（和其他人）的莫扎特 / 86

追寻莫扎特的足迹 / 91

他们的所见所闻 / 98

巴赫短暂的一生 / 107

斯特拉文斯基的遗存：抻长耳朵，将快乐送给你 / 115

三、近来的音乐

探访卢·哈瑞森 / 124

乔治·波尔：谱写人生 / 129

美国音乐五重奏 / 136

三个寻找白鲸的美国作曲家 / 144

一个世纪的音乐 / 154

四、传播者

音乐传播者：向西奥多·托马斯致敬 / 164

西格蒙德·斯贝思，你应该知道的人 / 171

艾萨克·斯特恩的音乐人生 / 182

专唱反调的 B.H. 哈金 / 186

五、旧事难忘

电影音乐的挚爱记忆 / 198

维也纳三部曲：来自音乐之城的插曲 / 205

音乐，真或假 / 213

我们为什么在这里 / 2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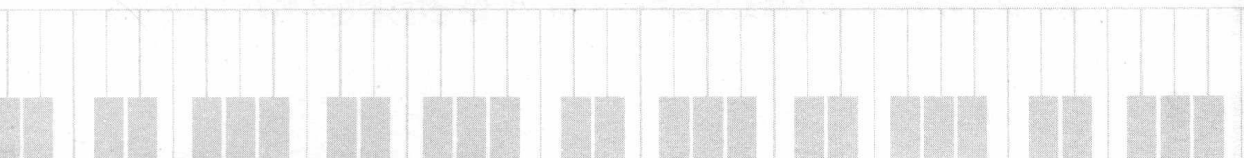
六、尾声

我们制造的声音 / 226



序

● 曲



我是如何爱上音乐的

我 11 岁那年在一条昏暗的小路上爱上了音乐。有时候我会问我的朋友们，他们是什么时候、在哪里、又是怎样爱上音乐的，他们便会细数儿时的记忆：有的是听了一位漂亮的表姐演奏肖邦的练习曲后迷上音乐的；有的是听到广播里播放《马太受难曲》，惊异于它的旋律而迷上音乐的；而有的则幻想着躺在自家的钢琴下，听着母亲演奏着《无词歌》。而我自己爱上音乐的过程，却远没有那么浪漫。

更准确地说，我是未能禁得住诱惑，进而迷上了音乐。是 1940 年原版的《幻想曲》让我爱上了音乐。我只是在国际影院看过它一次，那是位于英国剑桥的一个肮脏的电影院。至今虽然已经超过了 65 个年头，但是那情景仍然是历历在目，比我在过去的 65 周里看过的大多数电影都令人印象深刻。我只看了它一次，那是因为，当时我是一个小学生，每周只有 3 便士的零用钱。即使是在 1940 年，那也基本买不到什么东西，最多也就是能买半张电影票，所以我根本就没有钱再看一次。而且，那时有“品位”的家长并不鼓励看第二遍，更何况他们还要掏腰包。我也意识到我无须再一次去看它，因为我可以不用花钱就能欣赏到它最重要的部分。在播放《幻想曲》的温馨的小旅店后面有一条小路，每天放学之后我都可以站在这里，静静地站在这里，欣赏着列奥波尔德·斯托科夫斯基和费城交响乐团演奏巴赫、贝多芬、舒伯特和斯特拉文斯基的原声音乐。在我最近一次去剑桥的时候，看到在它的原址上有一个电影院，这令我很高兴。现在这个电影院被称为艺术影院，而且比那时候干净多了。

那时我本应该坐在书桌前写作业，但是却常常跑去偷听音乐，这在我一贯表现很差的学生时代又画上了浓重的一笔。在午后时分固定去听音乐已经成了

我无法克制的欲望，这种欲望一直延续下去。那个时候，《幻想曲》不止一次进入我的梦境。我看到了火山爆发，迪斯尼在《春之祭》中的《青年舞曲》中使用了这一场景。在梦境中，我还听到了类似于斯特拉文斯基那令人困惑的不规则的啍啍—啍啍—啍啍—啍啍—啍啍—啍啍—啍啍—啍啍—啍啍—啍啍—啍啍—啍啍的声音，然而醒来后听到的却是现实生活中防空炮火的隆隆声。

我最先接触到的“古典”音乐并不是《幻想曲》。我成长于布雷斯劳的一个体面富裕的德国籍犹太家庭里，在我很小的时候家里有一台贝西斯坦三角钢琴和一台非常好的收音机（但是没有电唱机，不过这在当时也算不上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我母亲和哥哥弹奏钢琴，琴艺虽算不上高超，但足以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他们弹奏过的任何一首曲目了。我也上过钢琴课，但那只是枯燥的指法练习，没有听音课和音乐课，所以我感觉很厌倦，最终没能继续练习下去。我家的收音机很少开着，但是我记得——在我8岁左右的时候——我的班主任老师，嘉贝尔夫人给我们讲了罗恩格林的故事，而那天晚上电台正要播放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富有魅力却被冤屈的公主不允许询问她的保护神兼丈夫的名字，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吸引人但也很吓人。那天晚上我躺在地板上，就在那个巨大的棕色德律风根收音机旁边等待着罗恩格林指着埃尔莎说：“Nie sollst du mich befragen!”——“你永远不要问我！”但是嘉贝尔夫人没有说瓦格纳要多久才能言归正传，也没有说我要先忍受多少关于亨利王和他的传令官的冗长乏味、令人生厌的故事，这让我从没听到那个故事关键之处。上大学一年级的時候，我终于听到了关于罗恩格林的故事。那是我第一次去大都会歌剧院，欣赏着由逐渐上了年纪但更具有即兴风格的劳瑞茨梅尔吉奥、海伦特劳贝尔、科斯汀图尔堡、赫伯特詹森进行的演奏，还有弗里茨布施在这里完成了他的首演。

当我到了已经可以去听音乐会的年龄时，犹太人却不允许参加公共活动了，所以在布雷斯劳要去听音乐会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这反而比我不能去滑冰或不能再去动物园更让人心烦意乱。因此，当我们家都普遍认为音乐是好东西的时候，当有些人名和曲名对我们来说很熟悉的时候——贝多芬、勃拉姆斯、福特文格勒、阿道夫布什、《小夜曲》以及他们中最为突出的、每次谈起来都让人充满敬意的《名歌手》——我却无法将真实音乐与他们联系起来。不过《三分钱歌剧》是个例外，这部歌剧在

我出生前两个月举行了首映。据说我最早听到的音乐是我哥哥给我唱的《流氓医生》和皮切姆先生的歌《用头脑生存》，这首歌讲述了人类永远无法竭尽全力，而且据说《流氓医生》是我自己学唱的第一首歌。

10岁那年，作为难民我被送到了英国。在英国，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寄宿学校，剩下的时间住在了一个同意收留我的家庭，这是一个非常有修养、非常有政治意识但又非常没有音乐兴趣的英国家庭。即便是这样，这家的父亲对两首交响曲充满了令人吃惊的图腾式的敬意，一首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另一首是埃尔加的第二交响曲。事实上，每次收音机里播放这两首曲子的时候，他都会放下手头的园艺活，那时我们仍然把收音机叫作“无线电”。除此之外，他们对音乐完全以冷漠待之。不，不是完全的冷漠：我记得有一次收音机里播放威尔第的《奥赛罗》，这家的母亲变得义愤填膺，对“外国人”和“我们英国的莎士比亚”作了恶毒的评论。他们家的屋子里有一台竖式的钢琴，我在这台钢琴上弹奏《牛津颂歌选》上的曲子以及《日本天皇》的乐谱。说来奇怪，我竟然了解苏利文的一些歌，虽然是德文的歌词，这是因为在世纪之交我母亲在布雷斯劳看过《日本天皇》。我还是像以前一样没有继续上那些不能激发兴趣、没有启发作用的钢琴课。几年前，当我又重返柏林的时候，也就是我从前的学校，我很高兴地看到，现在他们也有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音乐活动。而在我学习的时候，这里的音乐只意味着每周在夸张的麦克法兰格里维先生的指导下声嘶力竭地唱一小时的《罗曼湖》《雪兰多》《坎贝尔来了》。虽然我喜欢这些歌，但这样的音乐活动无法丰富我的音乐经验。在我最早上学的德国学校里，“音乐”就是全班合唱，但是至少还有一位叫埃里克沃纳的老师，那是一位真正的音乐家，后来还成就了音乐学方面杰出的事业。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我只能自己寻找音乐之路。或者，应该说是音乐找到了我。《幻想曲》就在这个恰当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在那之后的问题就是如何平复我对音乐的渴望。我记得大约在那个时候，爵士乐和非古典音乐分散了我在学习上的注意力，但是也给我带来了快乐。那时学校好像有人拥有电唱机。至少我记得当时最令人崇拜的音乐家班尼顾德曼那令人神往的音乐以及阿蒂肖和哈里詹姆斯（但是我也忘不了，当我12岁时在图书馆发现了他叫亨利时所写的那些让人读不下去的书，这令我很失望）那令人兴奋的

音乐和出色的小号。爵士乐还是古典音乐，这在当时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你要选定其中一方：或是贝多芬，或是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但不能二者兼选。我喜欢这些音乐，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的快乐以及音乐本身都给我的那些长辈们带来了烦恼。我由此做出了儿童时期和青少年时期最重要的发现——成年人不喜欢的事情也未必坏到哪儿去。为了不让他们过于高兴，我将我更为“严肃的”音乐热情转入了地下，但是我却越来越清楚地知道什么是我心灵的归属。

那时我发现了一些唱片店，这些唱片店都有一个小小的试听室，在那里人们可以试听那些黑色的、外表光鲜亮丽但却极易碎裂的唱片。（二十多年以后，当我第一次重返剑桥时，我很想去米勒唱片店，感谢他们在我追寻音乐的道路上为我所做的一切，也许他们并不知晓，并不情愿。但很遗憾，我没能去成。）我开始倾听那些我通过《幻想曲》所了解的音乐。起初，我最喜爱的乐曲是由亚瑟费德勒领导的波士顿大众管弦乐团演奏的《时辰之舞》，这首曲目被列在了 HMV 英文榜上。接下来，我喜欢的是舒伯特的《圣母颂》，这是因为当我看到《荒山之夜》中的那些邪恶的树木神奇地变成了带有哥特式拱门的森林大教堂时，我非常喜欢迪斯尼的这种令人愉快的表现手法。聆听不同版本的《圣母颂》，你会有惊奇的发现，虽然都是同样的音符，但是伊丽莎白·舒曼的演唱就与斯托克夫斯基华丽的管弦乐曲不同，又与海菲兹和梅纽因的小提琴风格截然不同。米勒唱片店是我的音乐宝库，我费尽心思地去了解各个店员的日程表，尽量避免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位过于频繁地见面，这样我就不会耗尽他们对我的仅存的一点欢迎。我甚至从他们那里听到过《哥德堡变奏曲》，但是我根本不知道怎样理解哥德堡，是变奏曲还是大键琴呢？但是我的确发现了一个叫旺达·兰朵芙斯卡名字，我还以为那是男人呢，当时我觉得他很优雅，而且富有魅力。

当《幻想曲》结束了在肮脏阴暗的国际影院的演出之后，米勒唱片店就成了我读书时唯一的音乐资料的来源。那段时期没有收音机，没有电唱机，没有音乐会，也没有志趣相投的朋友，这一切枯燥得就像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沙漠。钢琴课的内容有限，就像在布雷斯劳时一样让人提不起兴趣。但是有几次音乐会却让人难以忘记。一次我母亲带我去听由赫伯特·孟吉斯担任指挥的莫扎特专场音乐会，这次音乐会让我第一次领略到了 g 小调交响曲，

而我最喜欢其中小步舞曲三重奏中的高音号。^[1]另一次，由于我看起来很可怜但又很有规矩，因此我成功地让人把我带进了市政厅去听米拉·赫斯和一个来自伦敦的交响乐团共同演奏的几首莫扎特的协奏曲。在我仅有的两次令人炫目、令人兴奋的伦敦之行中，我去了一次米拉·赫斯在国家美术馆举行的午餐音乐会，当时国家美术馆中的那些伟大的绘画作品都被暂时撤除了。正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到了佐利安弦乐四重奏乐团的演奏，他们演奏了舒伯特的《死亡与少女》。赫斯坐在观众席上，我看着她到后台去感谢那些演奏者们，正如他们在英格兰所说的一样。这也给我上了最好的一课。

比这些更具影响力的是一场在市政厅举行的学校音乐会——这是我们唯一参加过的学校音乐会——由阿纳托尔·费斯托拉里指挥，由伦敦爱乐乐团演奏。阿纳托尔·费斯托拉里这个名字是会不会被那些年龄较大的唱片收集者所忘记的。那次音乐会有三件事至今仍令人无法忘记。第一件事情是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那次音乐会并不是迄今为止在他们生活中最令人兴奋的事情。第二件事情是费斯托拉里指挥韦伯的《邀舞》，并向我们解释在活泼的华尔兹之后是柔和的大提琴独奏，我们要想象一位青年男士邀请一位女士跳舞，然后是尾声，仍是轻柔的大提琴独奏，这一部分是描述这位男士护送女舞伴回到座位并表达谢意。因此我们不要在华尔兹结束的时候就鼓掌喝彩，因为马上就会是尾声部分了。我不需要在此细数当时的情况。第三件事情是音乐会的最后曲目是柏辽兹的《浮士德的天谴》中的《匈牙利进行曲》。费斯托拉里向我们展示了大低音鼓，并且让鼓手轻轻地敲击大鼓，让我们领略这种乐器所产生的令人惊异的效果。六十多年以后，这仍然会令人汗毛竖立。那个上午使我与管弦乐结下不解之缘，也是我踏上最幸福的管弦乐职业生涯的关键一步。

那里还有哈达克先生。柏斯学校是英格兰两所为犹太孩子单独准备宿舍的学校之一。宿舍的舍监达哥特先生是一位有教养的、和蔼的绅士，但是他却无法维持宿舍的秩序，因此维持秩序的担子就落在了副舍监的肩上。最后一年，我住在希勒尔宿舍，而这个地方由哈达克先生负责——哈达克是一位年轻的、爱抽烟斗的英语老师。我想这可能是他大学毕业后从事的第一份工作，他热爱音乐，有一个小收音机，还有几本有关音乐的书和一些微缩乐谱。当收音机里播放一些他认为我不应该错过的乐曲时——当然这需要做出非常

[1] 在《再论莫扎特》一文中，这方面的体会我谈了更多。

谨慎的判断——他会时不时地邀请我去他那烟雾缭绕的小屋子去听勃拉姆斯的交响曲或者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他会给我一些指导，也会提出一些看法，他还会把托维的《音乐分析文集》中相关的卷册塞到我的手中，让我为我们俩秘密的音乐欣赏会做好预习。这六本薄薄的蓝色卷册在他那拥挤不堪的书架上仍能有幸占据一隅。事实上，我根本看不懂托维的文章，但是他能把书借给我，这让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因此我也愿意拿着这些书到处走。我自己的书和托维的书有着同样的“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字样，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这件事很令人惊奇，甚至有时会觉得不可思议。

后来，我上了大学，了解了更多的背景知识和音乐词汇，我便在图书馆寻找托维的作品，每次借阅一本。我确信，阅读托维的作品以及把他的作品放在我的眼前的确与我50岁的时候撰写曲目手册有关，而且这是无可比拟的经历。其实我迟早都会以某种方式接触到托维的作品，但正是因为哈达克先生让我在毫无准备的时候接触到了托维，所以我的内心深处总是会感谢他让我踏上这条路。在我毕业离开英格兰以后，有一段时间我们能保持通信，但最终还是失去了联系。在我的第一本书《交响乐：听众的指南》的引言中，我提到过他在我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后来我试图去寻找他，但是只获悉他成为鳏夫，并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当我在家里度假的时候，电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BBC在播放音乐方面非常慷慨大方，有直播的也有录制的节目。我发现——当然是一种不祥的预兆——我可以简单地从阅读《广播时报》的音乐会节目中体会到一阵阵的喜悦，就像战争时期人们阅读那些满是食谱的烹饪书一样，对于能否再看到这些食谱中所要求的黄油和鸡蛋，他们想都不敢想，但是我却能在读这些书的时候产生令人惊奇的快乐和满足感。当我到达我的另一个家——圣路易斯的时候，我哥哥房间里的收音机正开着，我还记得当时播放的正是托斯卡尼尼和NBC交响乐团的演奏，首先由霍索尔斯基演奏《马尔图奇》钢琴协奏曲。

很快我就知道自己应该在哪里怎么样找到托斯卡尼尼（周日傍晚），还有纽约爱乐乐团（周日下午的早些时候）、波士顿交响乐团（周六晚上）、克利夫兰管弦乐团（周五晚上），而且我还了解到大都会歌剧院将展现一个令人惊叹的世界（周六下午）。在我的脑海里，我仍然能一点点地重现我们的朋友阿尔恩特家的客厅，在那里，我瞪大眼睛，听着简皮尔斯演唱《冰冷的

小手》。“有时会出现两个偷儿”——没有什么比这简单的一句唱词更能打动我。那时，有两个电台面向学校播放——面向圣路易斯大学的 WEW 以及面向康考迪亚大学的 KFUE——每天播放一小时的音乐唱片；因为唱片有限，所以会反复播放，曲名和人名会读错，唱片的正反面也会播错顺序（他们好像从来都不看看一组乐曲是手动播放还是自动播放）。在播放勃拉姆斯的《女中音狂想曲》的时候，他们总是在最后“他的心”中的“阿门”的韵律之前的较长的一段沉默期便停止播放了。这每次都让我母亲大为光火，甚至比玛丽安·安德森所发的德国元音更令她气愤，她总是自己补上那两个被丢掉的音符。尽管如此，但总的说来，它在丰富我们的经验和娱乐我们的生活方面仍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所有这些都是偶然的，是由时代的品位决定的，以现在的标准来看，这些只是唱片公司的目录册中极为有限的内容。我确信，直到我上大学为止，我只听过马勒和布鲁克纳各自的一首交响曲，只听过柴可夫斯基和德沃夏克最著名的乐曲。我几乎没听过任何室内乐或歌曲，没有听过来自我们这个世纪的任何东西（尽管 KFUE 电台有人很喜欢霍华德·汉森的《贝尔武甫哀歌》）。除了知道音乐听起来是什么样子之外，我对音乐仍然一无所知。我几乎不懂得和声是什么意思，对音乐的历史也只有最为模糊的概念。到我 15 岁的时候，我只读了一本有关音乐的书：《管弦乐讲座》，至今仍是一本引人注目的书，由伯纳德绍尔所著，他是 BBC 交响乐团最具修养、最诙谐有趣的首席小提琴手。读这本书就像与当时著名的指挥家们同台竞技一样。当然，这使我想成为一名指挥家。总的来说，长期以来我在音乐方面的无知对我并没有什么危害。毫无疑问，在十一二岁时学习那些很容易被叫错的理论是最好不过了，这也是学习语言的好年龄，但是在 16 岁时学习这些也是完全可以的。当我能够辨别出音乐是什么的时候，我就更喜欢了解音乐的历史了，因此了解历史也就成了重新审视和整理我所掌握的知识的一种方式。从某种更重要的意义上讲，我确实掌握了一些知识，而这种整理知识的方式也令人愉快并具有启迪作用。

并不是我听到的所有音乐都会令我狂喜不已。例如，虽然我出生并成长于一个正统的德裔奥地利家庭，但是我却一点都不喜欢德彪西。我完全无法理解他的作品，觉得他是一个骗子，我仍然记得——现在我还能够准确地回

想起自己坐在圣路易斯麦考斯兰大道 1341 号里客厅一角的扶手椅上——我在不知不觉中被《浮云》和《节日》（斯托克夫斯基的录音）搞得莫名地愤怒。马勒的作品看起来也是不够流畅，而且夸张荒谬。贝多芬晚期的四重奏中的一些怪异的片段也是如此，例如第 131 号作品中的诙谐曲及第 135 号的第一乐章都是。就此事，我和瓦格纳，尤其是和勃拉姆斯争论了很多年。

我偶尔会接触一些现代音乐，但通常都会让我很失望。让我感觉很不好听的是斯特拉文斯基的 C 大调交响曲与我最喜爱的《春之祭》的效果并不一样。广播里的 NBC 交响乐团的勋伯格的钢琴协奏曲（斯托克夫斯基因坚持安排这个节目而被解雇了），只有开始时的半分钟华尔兹令人充满希望，之后我便不知该如何理解它了。而他的作品，由纽约爱乐乐团首次公演的《拿破仑颂》也同样令人难以理解，用怪异的节奏朗诵拜伦的诗更是令我窃笑不已。几年以后，我本应该能够更好地理解勋伯格的作品，但是当我在普利斯頓的一个克里施的四重奏音乐会上听到他的第三弦乐四重奏时，我仍然是迷茫困惑。艾略特·卡特的钢琴奏鸣曲也令人难以理解。有一次我听音乐会迟到了，因为节目发生了变化，所以我偶然听到了这个曲目却不知道它是什么。

我提到的曲目可以作为我特别喜爱的曲目目录的开始部分。我最早购买的古典专辑是德彪西与奇诺·弗朗西斯卡蒂和罗伯特·卡萨德修合奏的小提琴奏鸣曲；我的音乐生涯中最具挑战性、最令人愉快的经历就是多次演奏《拿破仑颂》以及《古雷之歌》的诵唱部分和《华沙幸存者》；卡特是最令我兴奋并仍然在世的作曲家之一。对我所喜爱的每一首乐曲，我最初都是反应强烈，并充满激情。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些乐曲的时候，我都会想到很多关于爱的范例（当然有时候我也会把暂时的迷恋误认为是爱），但是我也无法忘记有时候我强烈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对乐曲的排斥。

我都学到了什么呢？在国际影院后面的小巷子里，我知道了——很高兴但却没有意识到我真正学到了什么东西——我并不需要米老鼠或者那些只穿着文胸的人首马身的漫画形象，甚至那些在巴赫的托卡塔曲和 d 小调赋格曲中的美丽轻快的琴弓的图像来增加音乐带给我的乐趣。我懂得了音乐是值得你反复倾听的。大部分音乐都是如此。《时辰之舞》并没有让我越来越感兴趣（虽然每次听它都是一种乐趣），但是巴赫的作品和“田园”交响曲却是让我越来越喜欢；我最初就非常喜欢《春之祭》，逐渐地我便能理解它，记住